

## 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繡像紅燈記鼓詞 第二十四回 縣官懼禍火灼禍中

詩曰：為人不可信婦言，聽信婦言起禍端；只因錯斷孫公子，一朝事起後悔難。閑話丟開，書接前情。卻說韓氏夫人一聽蔡知縣之言，說道：「老爺不必憂心。今日雖將孫繼高問成死罪，趙府現有他的呈詞，繼高又有口供，院司都有批辭。這也不是咱的意思。他的哥哥就是中了狀元，難道他兄弟殺了人，該不償命麼？常言說，王子犯法庶民同罪，怕他怎的？老爺你埋怨聽了為妻之言，豈不令人可笑麼？」唱：

韓氏說老爺且把寬心放，我看你事要三思勿看訛。凡辦事錯了還打錯處走，你何必怨我當初把口多？你本是男子做官須決斷，遇官事三番向我問如何，自然你貪賊屈把繼高問，皆因他身在岳家是非窩。況且有趙家遞的呈案在，還有那都院批詞沒騰挪。他的哥居然就把狀元中，那見得兄弟殺人能怨過？你素日為官清正人欽敬，要想著人非聖賢孰無差？他仗著新科狀元名頭大，俺憑著銀子能把人情托。不提這韓氏巧口把夫勸，再把那欺心趙明提一提。

話說趙明這一日悶坐前庭，聞得孫繼成中了狀元，心中吃了一大驚。想起初請我的女婿孫繼高進府讀書，原是好心，只是聽了馬氏母子之言，才做這樣事。如今孫繼成中了狀元，若是知道他的兄弟南牢受罪，金殿上奏一本，萬歲准了他的本章，只恐我大罪難逃！蘭英夢月這兩個奴才，也不知上那裡去了？唱：

趙明賊聽的繼成登金榜，唬的他埋怨趙能馬氏妻，暗思想也是自己無主意，誣賴我女婿殺人把心欺。弄的我傷人耗事還猶可，第一是一家罵罵聽不的。自從我做了這件虧心事，每日間再也不敢把家離。昨日裡怒把賤人打一頓，足足的臥牀半月才爬起。雖說是繼高坐監身未死，他的哥狀元聞言定不依。他在那金殿之上奏一本，萬歲爺准本定然往下批。欽差官若要動刑深究問，審出了賄買人命了不的。聖主公一時龍心動了怒，怕的三尺國法也不能辭。還恐怕萬歲龍心將他赦，欽命那狀元兄弟來娶妻。現如今蘭英女兒無音信，到那時卻將何言去對支？我若要泥塑人兒不會走，還搭上刻個木人他不依。這件事倘要傳到京城內，叫那些文武笑破嘴唇皮。想起來壞事俱由他母子，好教我裡裡外外起憂思。不久後事犯將我問了罪，他母子誰能前去說事宜？罷罷罷一把畜生打一頓，再把那馬氏賤人另擺治。

老趙明越想越惱越生氣，叫一聲來福速來莫延遲。

話說趙明氣死，無法可施，一聲便叫來福，速叫趙能來見。來福聽說，站在前廳，高聲叫道：「大叔快來，老爺有喚！」趙能正在東廂房睡熟，忽聽有人叫他，翻身起來，走在前廳。見了趙明，說：「父親，將孩兒喚來，有何訓教？」趙明說：「為你母子，亦事有用，適才大街以上，稍來一樣希罕東西，甚是美味，叫你嚐嚐。」趙能說：「孩子有何好處，蒙父親這樣見愛。」趙明說：「這也不是大招應。」說：「來福，把這畜生吊起來！」來福遂去拿了一條麻繩，把那趙能兩個手拴住，把繩頭隔梁料過去，只見吱噠一聲，把趙能吊在樑上。

趙明說著：「鞭子拿來！」趙能滿口告哀。趙明只是不聽，叫來福拿過鞭子，接來在手，真一頓好打也。唱：

叫來福吊起馬氏代肚子，老趙明手拿鞭子著了急，只見他鞭子起來鞭子落，還聽得一般一條把話提：自從你母子那年進府內，我何曾一點事兒差待伊？飢來時吃的好茶與好飯，寒來時穿的綾羅緞疋衣，閑來時外面飯茶去看戲，悶來時院子家人去下棋。恁你們千里不少零錢用，尋常來到比老爺還便宜。誰想你一點好事也不做，單想著害人犯法把心欺。我說那繼高貧窮當憐念，你不該置他死地斷親情，氣的那蘭英女子無蹤影，恨的恁娘那個來提一提。似你這狼心狗肺異姓子，看起來一頓打死也相宜。正是他越說越打越生氣，打的個趙能鮮血往下流。猛然只聽咣咣一聲的響，不好了趙能屁股拉了屎。臭的個趙明躲到書房內，小來福隨後也跟他出去。

不表這趙明打子住了手，官宅裡出來賤人馬氏妻。

話說馬氏在堂樓以上靜坐，聽的一聲高一聲低，如同殺小豬的一般叫喚，即刻下了堂樓，來至前廳，只見四下無人，抬眼一看，見趙能在樑上吊著，渾身帶傷。就知是趙明打的，疼痛他心如刀攪一般，說：「這個狠心老狗，為何下這樣毒手？」唱：

馬氏婦一見趙能樑上吊，疼的他面目改色心裡荒。看了看渾身上下都打破，真乃是鮮血淋漓帶了傷。我的兒嬌養今年十九歲，自幼兒不曾打你一把掌。知道你不是老狗身上肉，才下那無情好打鐵心腸。走上前雙手就把繩來解，只覺的一股臭氣撲鼻來。老東西打你為的什麼事，你何不對著為娘說端詳？趙能說只為咱把繼高害，落的這今日俺們苦遭殃。馬氏說隨我後邊商議去，到不如背著老狗走他娘。